

印順學派與慈濟宗門

——試論印順思想對慈濟志業開展之可能啓發

林建德^{*}

摘要：

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近來在華人社會掀起探究的熱潮；於此同時，慈濟功德會數年來的活動和發展，也引起世人的關注。而究竟印順思想對於現今人間佛教團體之發展，例如慈濟志業的開展，能有什麼樣的啓示，成爲本文嘗試探討的重點。

本文除前言與結語外，主要分四個部份：首先，探討「印順學派」此概念之提出及意義；其次，論究印順學派與慈濟宗門之信念相承與思想分立，認爲印順、證嚴兩位師徒間所傳承的心法，即是「爲佛教，爲眾生」這六個字，而此命題也貫串整個大乘菩薩道的核心，爲所有菩薩行者所共同相承的；然而，兩人雖傳承著共同的菩薩道信念，但卻有截然不同的思想風格展現。第三，對於印順法師之思想，對於慈濟志業發展可能的啓示，本文列出五點，分別是：（一）佛教史興衰經驗之正視；（二）全體佛教立場的權衡；（三）「以法爲師」的精神；（四）佛教純

* 佛教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審查人的寶貴意見，惠我良多，特此致謝！

正知見的強化；（五）佛教義學的重視。最後，希冀印順法師人間佛教的菩薩道思想之承先啓後，使俾益於慈濟宗門未來的發展，而從慈濟宗門看到華人佛教發展的遠景。

關鍵詞：人間佛教、慈濟、印順法師、證嚴法師、菩薩道信念

Yin Shun School and Tzu Chi Sect

—An Investigation of Possible Inspirations the Tzu Chi Foundation Might Gain from the Thought of Yin Shun

Lin, Kent *

ABSTRACT:

While research into Master Yin Shun's philosophy of Humanistic Buddhism has become a very popular endeavor with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Tzu Chi Foundation have likewise attracted broader attention.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stablish how the thought of Master Yin Shun could encourage the growt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organizations such as Tzu Chi.

Besides the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this article is mainly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First, it explores the emergence of the *Yin Shun School* and its significance. Second, it probes into the ideological continuity but distinct Buddhist approaches between *Yin Shun School* and *Tzu Chi Sect*. Master Yin Shun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zu Chi Sect* with his exhortation inspiring the founder Master Cheng Yen - "for Buddhism and for all living beings." This proposition is a core concept of Mahayana Buddhism and those on the bodhisattva path must not disregard. In this paper, it also signifies that both *Yin Shun School* and *Tzu Chi Sect* are rooted in the same spiritual lineage and abide by the spirit of Mahayana Buddhism on the path of the Bodhisattva, yet each takes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Buddhism. Third, this paper lists five inspirations the Tzu Chi Foundation might gain from Master Yin Shun's thought with regards to their development: 1. cultivating a comprehensive look at causes behind the rise and fall of Buddhism in history; 2. attributing

*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Religion and Culture, Buddhist Tzu Chi University

greater importance to the study and practice of Buddhism as an integral whole; 3. depending on Dharma for proper guidance; 4. preserving and promoting the authentic Buddhist teachings; 5.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Buddhist theology. To conclude, this article expresses the hope that Master Yin Shun's ideal of Humanistic Buddhism' will be instrumental i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Tzu Chi Sect and thereby better the prospects of Chinese Buddhism.

Keywords: Humanistic Buddhism, Tzu Chi, Ven. Yin Shun, Ven. Cheng Yen, Bodhisattva spirit

一、前言

人生佛教的思想，自民初時期太虛大師倡導以來，至今約略百年的光景，然而此改革中國佛教的理想，卻因緣際會的在台灣看到初步成果，此從台灣慈濟功德會、法鼓山、佛光山等佛教人士所創辦的團體即可看出。可以說，今日台灣提倡人間佛教的團體，皆直接或間接的受到太虛大師的影響。¹然而，以現今台灣人間佛教之現況來看，以人間佛教為主的團體，可說是各唱各的調，有著明顯多元發展的傾向。而雖然相互間各有差異，但卻又異中有同，例如入世的社會關懷工作，皆為這些團體所重視。

事實上，人間佛教路線開展的差異，一直以來皆是如此。如同是太虛大師學生的慈航和印順兩位法師，兩人的佛教見解就不一樣，甚而險形成對立。²而同為師生的太虛大師及印順法師，兩位的佛教思想亦有所差別。而就好比印順法師對他一生最尊敬的老師——太虛大師的思想，有諸多看法上的不同；同樣的，印順法師雖深遠地影響了證嚴法

¹ 慈濟功德會的創辦人證嚴法師，其師父印順法師即是太虛法師的學生。另外，星雲法師年輕時也深受太虛之啓發，此可見符芝瑛《傳燈——星雲大師傳》（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1995年），頁35-39。星雲法師在書中，也曾明白說到：「我之所以提倡人間佛教，乃遵照太虛大師「人成即佛成」的理想。」見《心甘情願》（高雄：佛光出版社，1993年），頁149。聖嚴法師也表示，其法鼓山之創建，也是受到太虛及印順兩位法師思想很大的影響。見《聖嚴法師學思歷程》（台北：正中書局，1994年），頁199。聖嚴法師亦認為，近代中最值得敬佩的出家人是太虛法師。見聖嚴法師為白德滿（Pittman, Don A.）所著之中譯本《太虛：人生佛教的追尋與實現作者》（台北：法鼓文化出版社，2008年）而寫的序文，頁3。

² 可見釋印順，《平凡的一生（重訂本）》（台北：正聞出版社，2005年），頁65-67。

師，³但證嚴法師對她師父的思想，雖沒有明說兩者間的不同，但卻也不難看出兩人間明顯的差別。

學界中探討太虛和印順法師思想間異同的論文頗多，⁴但以印順和證嚴兩位法師思想之對比，以及可能帶來的影響或助益，相對的卻很少。本文即是在此問題意識下，來探討印順思想對慈濟志業開展之可能啓發。除前言與結語外，首先論述「印順學派」一詞之提出及意義；其次，論述兩位法師菩薩道信念與理想之一脈相承，其間的差異主要在於思想與風格上的展現；再者，探究印順思想對慈濟志業開展之可能啓發；最後，提出展望和願景，認為汲取印順思想養分將有助於人間佛教團體的平穩發展。

二、「印順學派」之提出及意義

「印順學」、「印順學派」、「後印順時代」等詞，在台灣的佛教界與學術界已不是陌生的語彙。其中「印順學派」一詞，在1999年藍吉富編輯《台灣佛教辭典》時提出，今年（2011年）邱敏捷出版《「印順學派的成立、分流與發展」訪談錄》，即以「印順學派」為名發表研究成果。

³ 在《慈濟月刊》第503期中，有記者問證嚴法師一生中哪些人對他產生影響，證嚴法師回答說：「人生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年輕時父親突然往生；再者是我的師父，他推行人間佛教。」頁125。

⁴ 如楊惠南，〈從「人生佛教」到「人間佛教」——為紀念太虛大師百歲誕辰而作〉，收於《當代佛教思想展望》（台北：東大出版社，1991年），頁75-126。江燦騰，〈從「人生佛教」到「人間佛教」——戰前虛、印兩師思想分歧之探索〉，收於《當代台灣人間佛教思想家——以印順導師為中心的薪火相傳研究論文集》（台北：新文豐出版社，2001年），頁61-98。侯坤宏，〈從太虛大師到印順法師：一個思想史角度的觀察〉，《真實與方便——印順思想研究》（台北：法界出版社，2009年），頁13-107。

關於「學派」或「宗派」之形成，以及其究竟是什麼樣的概念，在學界已有諸多討論。⁵而所謂的「印順學派」是什麼樣的概念，佛學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江燦騰認為所謂「學派」要有傳承的事實出現，乃是一種已發生並可以清楚辨認的歷史現象；但目前這個歷史現象並未完成。江燦騰表示目前印順後學尚未出現「典範性」人物，整體成績仍是有限的；因此，江燦騰雖承認有所謂「印順學」的現象出現，而且算是當代台灣佛教思想研究的顯學之一，但未必可稱作「學派」。⁶換言之，江燦騰的觀點，主要從現象之真實作認定，認為目前所謂的「印順學派」，實際上是印順法師一枝獨秀，乃是唯一的大思想家，而相較於印度佛教的中觀學派、唯識學派，或者分析哲學的維也納學派（Vienna Circle）、日本京都學派（或稱西田學派），乃至近現代中國的新儒家等之哲人輩出，「印順學派」仍有許多發展的空間。

不過，根據藍吉富表示：成立學派的主要用意乃是在弘揚或詮釋印順學的內涵，以供後世之佛子或佛學研究者取資。⁷藍吉富表示，雖然稱「學派」仍言之過早，現今仍羽翼未豐，但可促成此「趨勢」成形；因

⁵ 關於「宗派」、「學派」之諸多之討論及中國古代宗派的思考與研究，可見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收於《湯用彤全集》卷1（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329-330。顏尚文，《隋唐佛教宗派研究》（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98年）。藍日昌，《佛教宗派觀念發展的研究》（台北：新文豐出版社，2010年）。王俊中，〈中國佛教早期「宗派」問題研究的相關探討：以吉藏及其三論教學為中心〉，《諦觀雜誌》81期（南投：諦觀雜誌社，1995年），頁107-129。

⁶ 以上見邱敏捷，〈江燦騰訪談錄〉，《「印順學派的成立、分流與發展」訪談錄》（台南：妙心出版社，2011年），頁348。

⁷ 同上註，〈自序〉，頁1。

此他表示「印順學派」一詞具有「鼓勵」作用和「商標性」意義。⁸可知，相對於江燦騰重於事實的認定，而藍吉富則帶有理想的指引、期許和呼籲。⁹目前諸多印順思想的喜好及認同者共聚一堂，已然形成一個「學團」，但說成「學派」可說是一種展望，成為日後努力的方向；因此以此假名方便，激勵印順思想追隨者往更高、更遠的目標前進。

此外，稱作「印順學派」而不是「印順宗派」，可說著眼於印順法師鮮明的學問性格和思想特質。意即，印順法師深入阿含經教，抉發佛教根本思想，並考察後世的佛教發展，判攝印度大乘佛教為三大系統；他本身立基在阿含、般若之教法，宗本於性空唯名思想，而以「人間佛教」為號召，闡述大乘菩薩利他的真義。如此，印順法師及其追隨者較濃厚的思想傾向和理性學風，以「學派」遠比「宗派」更為合適。¹⁰進言之，佛教說解、行二門，或者理論與實踐兩個層面，印順法師以佛教思想之論述為主，重理論探究多於行動實踐以及團體的領導，因此相對於「宗派」有較濃厚的實踐意涵，「學派」顯然是較合宜的。¹¹

⁸ 同註 6，頁 5、6。

⁹ 藍吉富表示：「我寫那幾篇文章，有一點『呼籲』的意思。呼籲什麼呢？可以說，現在印順後學，以及印順學後續的幾個地方，其實還沒有完全成形，只是有研究、發揚印順學的一些團體。總是要有個方向，我希望大家朝著一些方向進行。現在是弘揚印老思想的極佳時機，但是只有目前的成績還是不足，『照著講』還不夠，尚有諸多問題需進一步處理。」同註 6，頁 3。

¹⁰ 此如性廣法師對「宗派」與「學派」兩個詞之說文解字：「所謂『宗』是心有所崇（宗）、行有所主；而『學』是析相入理，構作學說。」同註 6，頁 272。

¹¹ 當然，著重理論不意味著就是偏廢實踐，而是透過「正見」而起「正信」，引發「正行」。如性廣法師說：「藍老師提出後人追隨導師一生學問思想，其影響所及的現象為『學派』而非『宗派』，或許是著眼於其中有明確井然的學理建構，故名之『學派』。而我個人則認為，之所以稱導師思想及其所影響者為

如同江燦騰所表示的，印順法師的佛學成就，已是整個「台灣社會的公共文化財」，成爲近代以來台灣社會文化成就的偉大象徵。¹²而印順法師濃厚的學理風格，影響佛教知識階層的關注或愛好，使得思想社群漸進成形，而可以「印順學派」一詞稱之，爲台灣暨華人佛教產生一定的作用和貢獻。此正如藍吉富在評價印順法師的佛學思想與歷史意義，論及「中國佛教發展方向的指引者」時，認爲印順法師已爲中國佛教的發展，指出一條可資遵循的大方向，未來的中國佛教很可能因爲他的出現，而有嶄新的一章。¹³換言之，「印順學派」成形之時代意義，乃試著爲佛教的發展指出明路，而這也是思想家對世界和人類的貢獻所在。而此方向的指引，不只在中國佛教的發展問題上，亦可應用在現今台灣人間佛教的實際現況，而把高遠目標落實在具體明確之處。本文即是以慈濟功德會爲例，試著作一探索。

三、印順學派與慈濟宗門之信念相承與思想分立

如上所述，對於「印順學派」一詞，或容有不同的認知；而對於何

『學派』，並不是『只學不修』的純哲理思想的『學派』，並不能只是偏重於義學的研究；而應該闡述並發揚其中的『實踐』面，也就是以正見導正行，並實際投入於人間利生的正行而入緣起中道智，而證悲智圓滿的究竟佛果的『即人成佛』的理想與目標才是。」同註 6，頁 271。

¹² 同註 6，頁 349。

¹³ 藍吉富表示：「要走上這一新方向，可能是佛教發展趨勢的一種根本扭轉。印公的思想，就像佛教歷史發展路線上的路標。透過這一路標的指引，後人如果繼承得宜，那麼佛教史的發展，是很可能轉向的；中國佛教史，是很可能有嶄新的一章的。」見藍吉富，〈印順佛學思想的特質及歷史意義〉，《二十世紀的中日佛教》（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91年），頁 223。

者屬於「印順學派」，如證嚴法師是否可歸於「印順學派」，或者「慈濟宗門」和「印順學派」的關係，則有諸多討論的空間。

印順法師和證嚴法師兩師徒間的關係，乃是現今台灣佛教界會關注的課題之一。邱敏捷在《「印順學派的成立、分流與發展」訪談錄》一書裡，也多次以此作為訪談問題之一，從中也顯現出不同的觀點。例如藍吉富、宏印法師等人表示，證嚴法師雖是印順法師弟子，也受到印順法師啟發，但並沒有真正傳承他的思想，而有她自己的領導方向，不以弘揚印順法師思想為目標，故應不屬於「印順學派」。¹⁴包括證嚴法師弟子德傳法師也說：「法脈師徒關係上的不可切割，不等於思想理論的環環相扣。」¹⁵但是，楊惠南表示：證嚴法師為首的慈濟功德會，仍是以印順法師「人間佛教」思想為標榜，雖然在思想實質上並非完全忠實的詮釋，但印順法師的思想還是慈濟宗在立宗開派上的準則，因此慈濟也可以算在印順學派中，且已成為宗派；而藍吉富是以比較嚴格的標準看

¹⁴ 如藍吉富表示：「證嚴法師的團體，其弘法焦點不在佛學思想。既然我們講的是學派，就不應該將不同性質的內容加起來。我認為證嚴法師不宜列入印順學派的這個範圍內：第一，她不是學術界人物，她的特長不在佛學思想；第二，她後來有講一點思想，但思想也不是與印順學相符，只能說她是印老的弟子而已。證嚴法師很傳統，印老在學術方面的特色，她都沒有繼承下來。證嚴法師有她的創意，她是先以德化人，然後一群被感化的人就集合起來，幫助她成就這個慈濟事業。印老是以佛學研究與開展為志，主要是『立言』；證嚴法師則是立德、立功。我將佛學分為『基礎佛學』、『理論佛學』和『應用佛學』。證嚴法師的成就在「應用佛學」這方面，到處都看得到她的『靜思語』，幾乎每一家素食餐廳都有，而且那些都是她自己講的，很不容易。」同註 6，頁 8。

¹⁵ 同註 6，頁 316。

待慈濟和印順學派的關係。¹⁶可知，「慈濟宗門」（更嚴謹的說主要是證嚴法師）是否屬「印順學派」，就嚴謹或寬鬆的標準來說，可說會有不同的結果；而且，從信念上的傳承或者思想上的相契，這兩個不同面向來判斷，認定也會有所差異。但無論如何，即便慈濟宗門與印順學派分門別戶，但證嚴法師為印順法師之弟子，屬印順的門下，此乃是無庸置疑的。

或者，拉到一個更大的脈絡來說，現今台灣「人間佛教」的倡導者或領袖，除印順法師外，星雲法師、聖嚴法師和證嚴法師也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只不過實踐的模式有所不同。「人間佛教」有其共通點，如以太虛大師為精神領袖，反省、改良中國佛教傳統以來的信仰模式，以及重視菩薩道入世精神的重振和貫徹等。因此，現今人間佛教為主的團體，雖然是各唱各的調，走向多元化發展，但異中有同都是大乘精神的體現，而落實到慈善、教育、醫療、文化、環保等領域中。換言之，人間佛教理念的核心，即是大乘佛教精神的開展；而人間佛教團體之間的差別，主要在偏重面向的不同。

人間佛教不同模式的開展乃是常態。如印順法師一生最尊敬太虛大師，但兩位的佛教思想亦有所差別，並曾在文字上彼此交鋒，互不相讓。¹⁷但是，印順法師在思想上雖不認同太虛法師，但他始終認定自己是太虛的學生，而屬於太虛門下之人。例如印順法師曾向太虛法師表示，大師是「峰巒萬狀」，而他只能「孤峰獨拔」；而其實，他這孤峰獨

¹⁶ 同註 6，頁 110。

¹⁷ 可見太虛大師〈議印度之佛教〉及〈再議印度之佛教〉，收在《太虛大師全書·第十六編：書評》，頁 48-68。及印順法師之〈敬答「議印度之佛教」——敬答虛大師〉，收在《無諍之辯》（台北：正聞出版社，1994 年），頁 117。

拔或也只是峰巒萬狀中的一峰，明確表達追隨太虛法師之意，並不因佛法思想理解的差異而有所改變。

倘若如此，證嚴法師和印順法師的思想雖很不一樣，但他們的情操、精神和理念仍是相通的，正如印順和太虛兩位法師是相通的一樣。只不過，不是每個人都會契合《般若》、《中觀》的義理境界，而可能有不同的抉擇和認定，如此就是個別因緣的不同。以下進一步以印順及證嚴兩人菩薩道信念之一脈相承以及思想與風格之不同展現這兩點，分述印順學派與慈濟宗門之信念相承與思想分立。

（一）菩薩道信念之一脈相承

在《慈濟月刊》第 463 期中，曾記載證嚴法師說：「今天的慈濟，始於『為佛教，為眾生』的啓蒙深因。若問我這生受誰的影響最深，那就是我的師父。」¹⁸可以說，印順與證嚴兩位師徒，彼此間所傳承的心法，即是「為佛教，為眾生」這六個字，而此也作為證嚴法師終身立志奉行的核心信念。¹⁹而這六個字，實際上已總攝整個菩薩道信念的核心。關於這六個字的開示背景，以下從證嚴法師隨印順法師出家的因緣說起，從中也可看出太虛大師、印順法師及證嚴法師三者間菩薩道理念的傳承。

證嚴法師依印順法師出家的因緣頗為微妙特殊。證嚴法師二十五歲

¹⁸ <http://taipei.tzuchi.org.tw/monthly/463/463c3-1.HTM>。

¹⁹ 如證嚴法師說：「既然我有殊勝因緣走入佛門，成為佛教界中名譽很清高的^上印^下順導師的弟子，師父囑咐我『為佛教，為眾生』，我就要以此立志，終身奉行。師公上人的道德與學問廣受崇敬，既能皈依師公上人門下，就要好好地修行，不能使其蒙羞，更要積極踐履佛教精神。」見釋德凡編撰，《證嚴上人思想體系探究叢書》【第一輯】（台北：慈濟文化出版社，2008年），頁58。

時，在花蓮依一在家居士自行落髮，民國五十二年爲了受戒到了台北。但進了戒場，卻因爲沒有皈依師父，資格不符不能受戒，但也決意不在戒場擇師皈依，而寧可先不受戒，慢慢找精神導師，作爲慧命的依止。

後來到台北慧日講堂，請購《太虛大師全集》，恰好印順法師在講堂內，於是進入會客室禮座後即準備離開。然而一陣大雨，停緩了證嚴法師離去的步伐，反倒興起皈依印順法師之念，而請慧音法師向印順法師請示。由於印順法師很少收弟子，原以爲機會不大，然而印順法師卻答應了，就這樣一個偶然的相逢的因緣，締結兩人的師徒因緣，而證嚴法師也順利到了戒場受比丘尼戒。

數十年後，印順法師回憶起這段往事，表示當初會同意收證嚴法師作弟子，乃是因爲證嚴法師請購《太虛大師全集》；因爲太虛大師是印順法師一生中最敬仰的老師，而證嚴法師有心請閱太虛大師著作，印順法師自是相當歡喜。²⁰如此，太虛、印順及證嚴三位法師，冥冥之中薪火相傳著人生或人間佛教的法脈。其中證嚴法師堅持不隨便拜師，而且恰好請購太虛全集，與印順法師正好駐錫於慧日講堂，以及突來的大雨等，皆是促成此一美事的因緣，晚年的印順法師回憶此往事，也直說「因緣不可思議」。

在整個皈依拜師的過程中，印順法師對證嚴法師深深啓發的一句話，就是「爲佛教，爲眾生」這六個字；即既然選擇要出家，就要發心「爲佛教，爲眾生」。而此信念長期伴隨證嚴法師慈濟功德會的推展，一路走來四十多年，無論碰到如何艱鉅的難關，證嚴法師都謹記著這六

²⁰ 可見潘煊，《法影一世紀——印順導師百歲》（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2005年），頁242-243。

個字。²¹

「爲佛教，爲眾生」固然可以有各種不同解讀的空間，但其中菩薩道精神的標示，可說是核心之所在。可以說這六個字，統攝整個菩薩道的心法。例如一般出家法師皆有上、下之號，意味著「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惕厲，而「爲佛教，爲眾生」，可說亦顯示了此一意涵。其中「上求佛道」，意味著對佛教的堅定信仰，爲佛教的護持及佛法智慧的探求而精勤不懈，而「下化眾生」，顯發了對眾生苦難不安不忍的慈悲大願。如此，上求佛道之智慧及下化眾生之慈悲，悲智雙運，統攝菩薩道修學的核心；而且也藉此悲智雙運，來達到福慧雙修的目的。

「爲佛教，爲眾生」所透顯出的菩薩道精神，也是印順法師本人的主要信念。在其開示及著作中，再三強調的重點也在於此，如說「復興佛教，利濟人群」及《成佛之道》：「不忍聖教衰，不忍眾生苦，緣起大悲心，趣入於大乘。」等，皆是其中的字句。此外，證嚴法師所重視的《無量義經》，其中菩薩慈悲行願的激發，從字裡行間亦可深刻感受出來，²²而「慈悲」也正是慈濟的根本精神。²³

²¹ 關於這些往事的記載，可看慈濟出版的紀錄片，如《印順導師傳》（台北：靜思人文志業有限公司，2003年）、《證嚴法師菩提心要——法譬如水：慧命的導航師》（台北：靜思人文志業有限公司，2003年）。

²² 如《無量義經》說：「洪注無上大乘，潤漬眾生諸有善根。布善種子，遍功德田。」「能捨一切諸難捨，財寶妻子及國城，於法內外無所恃，頭目髓腦悉施人。」「遍學一切眾道法，智慧深入眾生根」及「諸善男子，汝等今者真是佛子，大慈大悲深能拔苦救厄者矣。一切眾生之良福田，廣爲一切作大良導；一切眾生大依止處；一切眾生知大施主。常以法力廣施一切。」（《大正藏》冊9，頁383-389）等等。

²³ 如證嚴法師表示：「事實上，佛陀講說千經萬論，皆不離『慈悲喜捨』，而『慈悲喜捨』是佛陀的本懷，也正是慈濟根本精神。」同註19，頁955。

總之，印順、證嚴兩位師徒間的傳承，即是此「爲佛教，爲眾生」的大乘菩薩信念，從中展示出佛弟子高度的理想性格。而此菩薩精神的體現，可以說是所有人間佛教弘揚者所共通的，從中顯發出菩薩道修行中，所著重的深觀智慧及廣行悲願。

（二）思想與風格之不同展現

印順法師雖領受太虛法師「人生佛教」之啓示，但印順法師對太虛法師的佛法見解，卻有著相當不同的觀點。同樣的，雖然證嚴法師傳承著印順法師的菩薩道信念，兩人所展示的思想與風格，也有相當程度的差異。²⁴然而，大乘菩薩精神的可貴，即在於開闊的格局及胸襟；亦即菩薩道的修學，乃不拘於一格，而廣於接納、容受各種可能的修學形式。

關於證嚴法師與印順法師之異，在於兩者本身的定位即不相同。印順法師以佛學著述爲重，重視佛教思想與文化的探究，而證嚴法師以慈善濟貧起家，重視日常生活的力行實踐，不著重論究佛典中精深理論。因此，印順法師的佛法論述中，龍樹、提婆、無著、世親等論師，是他時常標舉的思想人物，但證嚴法師卻鮮少提及這些佛教思想家。

由於印順法師以思想演繹、論評爲重，他對思想的純正性，可說是

²⁴ 如證嚴法師弟子德傳法師在導讀《真實之路》時說：「上人實踐佛教的理念，從修行的觀點而言，是發揚了印順導師所闡揚的人間佛教思想，將導師所叮囑的『爲佛教，爲眾生』六個字，發揮得淋漓盡致；然而上人的思想體系，並非源自於印順導師，而是從自身實踐佛法與體會累積，從接觸《法華經》到通徹其精髓的《無量義經》，並作爲開展志業的佛典依歸，讓慈濟人在行經的過程中體會道理，對於所走的菩薩道是一條真實之路，也是經中所說的：『菩提大道直故。』」見證嚴法師，《真實之路：慈濟年輪與宗門》（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2008年），〈導讀〉頁5。

相當敏銳的，因此有人將其歸為是「印度型」的高僧，²⁵善於破邪顯正；於是乎印順法師對於造成傳統中國佛教衰弱的因素，即予以反省、檢討，希冀中國佛教走向革新之路。此外，因為印順法師走的是文化及思想論究路線，涉及高深的論理及偏僻的考證，因而難免曲高和寡，所以他曾感嘆真正願意理解而同願同行的，乃是相當難得的。²⁶

相對的，證嚴法師並不著眼於深刻佛學理論的著述，而是簡約質樸地在生活中力行佛法的教導，並積極地走入人群，為苦難的眾生而獻身。也由於從事濟世救人的慈善志業，而或多或少須淡化宗教信仰的色彩，不因信仰的差異，而阻礙行善救人之路；因此證嚴法師對各個信仰傳統多表尊重，尤其對於儒家等中國文化既有的觀念，亦相當強調，如宣揚儒家之「克己復禮」、「尊師重道」、「誠正信實」等傳統美德。如此，證嚴法師所開展的佛教實踐，也有別於傳統佛教之風格，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此一傾向，乃與印順法師重視佛教思想的「純正性」有別，可

²⁵ 宏印法師認為印度許多高僧稱為「論師」或「菩薩」，都是擅於「辨異」和「破邪顯正」，有著嚴密思維辯證的特色，對於義理的真偽、宗教的邪正能有所抉擇，能提出對佛法相當精闢的見解。據此，宏印法師認為印順法師近似於印度所崇敬的高僧。此見宏印，〈論形象與風格〉，《海印文選》（嘉義：海印精舍，1990年），頁351-352。

²⁶ 印順法師表示自己是一「潛心於佛法的孤獨者」，並認為這是自己的不合時宜。見〈我懷念大師〉，《華雨香雲》（台北：正聞出版社，1992年），頁307。他也曾在〈遊心法海六十年〉中，表示他感到孤獨，而說：「二、我有點孤獨：從修學佛法以來，除與法尊法師及演培、妙欽等，有些共同修學之樂。但對我修學佛法的本意，能知道而同願同行的，非常難得！這也許是我的不合時宜，怪別人不得。不過，孤獨也不是壞事，佛不是讚歎『獨住』嗎？每日在聖典的閱覽中，正法的思惟中，如與古昔聖賢為伍。讓我在法喜怡悅中孤獨下去罷！」《華雨集》冊5（台北：正聞出版社，1992年），頁60。

說是兩人不同風範展現之一例。

印順法師曾根據古說，把佛教的出家人分為三種，分別是重於修行、學問及興福的區別。其中修行，乃指傾力於身心的修持，以求剋期取證、證悟解脫，而學問則重於佛法義理的探索，至於興福則是以慈善救濟為主。²⁷印順法師也曾表示，在「修行」、「學問」、「修福」這三類出家人中，自己是著重在「學問」，重視佛教經論的閱讀思考，以從三藏聖典中去探究佛法。²⁸若就這三種區分而言，證嚴法師顯然著眼於利益眾生的慈善志業，而與印順法師不同。而也由於印順法師學問性格濃厚，以「立言」為主，近似於古代所稱之「論師」，因此僅從佛教法義的闡發中，去利益他人與自己，而實際所作之事行則相當有限。因此聖嚴法師曾形容印順法師是個「只會看病而拙於治病的學者風貌」，²⁹僅能精準地看到傳統佛教病因之所在，卻難以提出具體有效的藥方。而證嚴法師所開展的慈濟志業，可說是截然不同的；或者說，進一步彌補了印

²⁷ 印順法師在〈學以致用與學無止境〉中說：「從佛法存在於人間，為自己、為眾生、為佛教，出家人所應行的，古來說有三事：一、修行，二、學問，三、興福。這三者總括了出家學佛的一切事行；弘揚佛法，利益眾生，都不外乎此。」對這三種修行上可能的偏差，印順法師也有其提醒：「修行是好事，每病在一『怪』字。……學問是好事，但每病在一『慢』字。……興福是好事，每病在一『俗』字。」見《教制教典與教學》（台北：正聞出版社，1992年），頁189、211-212。

²⁸ 〈遊心法海六十年〉：「我從接觸佛法到現在，已整整的六十年，這是一個不算太短的時間。出家以來，在『修行』、『學問』、『修福』——三類出家人中，我是著重在『學問』，也就是重在『聞思』，從經律論中去探究佛法。」《華雨集》冊5，頁1。

²⁹ 見釋聖嚴，〈印順長老的護教思想與現代社會〉，《中華佛學學報》第4期（台北：中華佛學研究所，1991年），頁10。

順法師在立功及領眾上的不足。

總之，印順和證嚴兩位法師，雖皆以大乘菩薩道的精神為核心，但兩者之著重點及開展之風格，卻相當不同，而各自抉擇出自己的一條路。進一步說，雖然彼此間傳承的是「為佛教，為眾生」的信念，也都展現出高尚的宗教家的典範與人格，但印順法師重於「為佛教」，以佛教興亡為念，念茲在茲於中國佛教的發展，冀以提昇佛教徒的信仰品質；相對的，證嚴法師偏於「為眾生」，以救濟世間苦難眾生為己任。也由於此「為佛教」、「為眾生」的偏重不同，使兩人雖同行在菩薩道，但也開展出不同路數。³⁰關於兩人之間著重點的不同，大致可如下表所示：³¹

| 印順法師 | 證嚴法師 |
|---------|-----------|
| 為佛教 | 為眾生 |
| 法行 | 信行 |
| 重理論（智） | 重實踐（悲） |
| 偏修慧 | 偏修福 |
| 從「論」入手 | 重經而強調「行經」 |
| 以緣起性空為主 | 以真常唯心為主 |
| 重法義之析辨 | 重思想之圓融 |

³⁰ 當然，倘若細部深究，其中還牽涉到「緣起性空」和「如來藏」思想傾向的差別，與涉及到「智增上」、「悲增上」、「信願增上」以及「法行」、「信行」等的不同偏重。邱敏捷曾對印順佛學和當今其他人間佛教思想作比較，可見《印順導師的佛教思想》（台北：法界出版社，2000年），頁133-160。

³¹ 但必須注意的是，其間的差異並不是絕對的，例如「為佛教」的同時，即是「為眾生」；同樣的，「為眾生」時亦可說是「為佛教」，因此只能說是初步的對比。

四、印順思想對慈濟志業開展之可能啓發

如前所說，大乘菩薩道之開闊所在，在於使不同的佛弟子，依其性向、根機，去發展自己的修學之路；而印順法師所倡導的人間佛教，也反覆強調契理與契機的重要性。³²因此，印順法師重申其教學態度是絕對尊重自由的，認為大家所學只要是佛法，就不一定都要與他相同。³³

如此，兩位法師長期以來，各自在其領域耕耘，各自荷擔如來家業。我們既不能期許印順法師深入人群，積極從事慈善救濟的工作，也不能要求證嚴法師精研高深、抽象的佛教哲理。然而，印順與證嚴兩人間既有一段深厚的師徒因緣，兩者間或可存在兩相增益的互補作用。特別是，藉著印順法師的思想家眼界及其人間佛教觀點的參照，應能助於日後慈濟功德會的發展，使能走得更平穩、走得更長久。以下即羅列五點淺見：

（一）佛教史興衰經驗之正視

³² 印順法師除寫有〈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外（收於《華雨集》冊4），其也多次提到學佛之契理與契機，如《佛在人間》說：「佛法所最著重的，是應機與契理。契機，即所說的法，要契合當時聽眾的根機，使他們能於佛法，起信解，得利益。契理，即所說的法，能契合徹底而究竟了義的。佛法要著重這二方面，才能適應時機，又契於佛法的真義。」頁17。

³³ 印順法師於《教制教典與教學》說：「關於我的教學態度，一向是絕對尊重自由的。前年續明法師的《時論集》在港出版，我底序文中說：『予學尚自由，不強人以從己』。這是我的一貫作風，絕非聳人聽聞之言。因為我自覺到，我所認識的佛法，所授與人的，不一定就夠圓滿、夠理想。因此，我從未存心要大家學得跟我一樣。眾人的根性、興趣、思想，是各各不同，勉強不來的。大家所學祇要是佛法，何必每個人盡與我同？」頁221。

印順法師的佛教思想著述，理性、平實是其中的特點，而不太重於信仰或情感層面的抒發；如此理智的性格，使他對於古今佛教歷史之發展，份外重視。如印順法師早年的《印度之佛教》，即是面對後期佛教諸多流弊（如梵佛一體），深切慨歎下所寫成的著作，希望透過如此的考察，能還原佛教發展的軌跡，揭示出佛陀教法的特質與本懷。³⁴

印順法師對於佛教在印度滅亡，有著剴切的陳述；其中原因之一，還包括佛教的義理人才有限，難以招架得住外教挑戰而式微。³⁵而晚近中國佛教方便法門氾濫、佛法純正義的減損、理論教義的偏失、神秘主義傾向過重及菩薩道精神的忘失等，都是使得後期中國佛教了無生氣的原因。³⁶而印順法師即透過佛教史的論述，使佛弟子們謹記這些教訓，而避免重蹈歷史的覆轍。³⁷

當今慈濟功德會對全世界的貢獻，乃是有目共睹的；可說證嚴法師所創立的慈濟志業，在華語佛教界乃至世界佛教史中，皆是具有歷史性

³⁴ 整個過程如《印度之佛教》〈序〉中說：「蓋病其流風之雜濫，梵佛一體而失佛教之真也。自爾以來，為學之方針日定，深信佛教於長期之發展中，必有以流變而失真者。探其宗本，明其流變，抉擇而洗鍊之，願自治印度佛教始。察思想之所自來，動機之所出，於身心國家實益之所在，不為華飾之辯論所蒙，願本此意以治印度之佛教。」頁 a2-a3。

³⁵ 如在《印度佛教思想史》說：「印度教的著名人物，北印度的鳩摩羅梨羅 Kumāriḥa，南印度的商羯羅 Śaṅkara，在西元七五〇—八五〇年間出世。二人都遊化各地，擅長辯論，對印度教的光大，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佛教受到了嚴重的傷害，南印度與北印度的佛法，都衰落下來。」頁 391。

³⁶ 如《印度之佛教》說：「中國佛教為『圓融』、『方便』、『真常』、『唯心』、『他力』、『頓證』之所困，已奄奄無生氣；『神秘』、『欲樂』之說，自西而東，又日有泛濫之勢。」頁 a7。

³⁷ 如《印度之佛教》結尾所說：「過去之印度佛教已矣，今流行於黃族間之佛教又如何？殷鑒不遠，勿謂圓融神秘而可以住持正法也！」頁 332。

意義。然而，審視歷史事實，佛教雖然起源印度，但最後卻也在印度滅亡殆盡；而如何能記取相關的歷史教訓，避免盛極必衰的運勢，則是值得省思的。而且，從佛教史來看，在佛教傳化過程中，即出現部派分裂的局面，使得不同佛教分支得以形成，甚至同一派別又形成不同的支流，到現今都可以清楚看到漢傳、藏傳、南傳等佛教鮮明的差異。然而分裂、轉化與改變不代表就不好，如禪宗即有「一花開五葉」的美談，但這種分化必須坦然正視並提早作好準備。而不只佛教如此，世界各大宗教亦然，都因後世追隨者對創始人理念的不同理解，紛紛有不同派系的延續，而這些歷史發展的經驗著實值得我們借鏡。

總之，如《老子》說：「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唐太宗說：「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佛教慈濟宗門的樹立及傳承，在以古為鑑、以史為鑑下，重視佛教歷史的經驗，將可培養前瞻性的遠見，以助於宗門走入長治久安之道。

（二）全體佛教立場的權衡

全體佛教乃是相對於一宗一派佛教之強調而言，相對於現今的台灣佛教大規模的團體之自立門戶。如證嚴法師在 2006 年正式宣告慈濟宗門、靜思法脈的成立，此開宗立派的宣示，其中頗多可供思考的空間。而非但慈濟自成一宗，法鼓山、佛光山等亦然，如此除了佛弟子的身分以外，也有所謂法鼓宗、佛光人、慈濟人等的稱呼，形成多元而旗幟鮮明的佛教信仰現象。

相對的，在印順法師在其著作中，多次以太虛法師為例，深讚其不以一宗一派為限的格局與氣度；³⁸而印順法師也以此立場自許，對於各

³⁸ 《太虛大師全書·第一編·佛法總學》說：「本人觀察佛法之五乘共法、三乘

時各地的佛法，都予以重視，覺得都是佛弟子所應該虛心學習的。³⁹甚至有人因其特重龍樹的中觀學，而將其歸為三論宗門下，印順法師也皆予以否認，堅持自己不是某一宗派之徒裔。⁴⁰關於太虛及印順兩位法師不作特定宗派的門下，此處可歸納有兩個著重點：⁴¹

共法、及大乘不共法，原為一貫；在教理解釋上，教法弘揚上，隨機施設而不專承一宗或一派以自礙。」頁 447。印順法師在介紹太虛大師菩薩心行時，亦提到太虛大師在佛法中之意趣，其中一個即為「不為專承一宗之徒裔」，見《華雨香雲》，頁 311。

³⁹ 《華雨香雲》：「學習太虛大師的人，少有能學習得像大師一樣的，但真肯學大師的，有一點卻都是相同的，即大師以為佛教是整個的，不過為了適應各時各地的根機，所以佛法才有所謂大小顯密等的差別。真正的說起來，佛法是不能分割的。所以大師曾經說過：『我不是一宗一派的學者』。……有時碰到人問我：『你是學那一宗的』？我每感到無言以對。因為自己確實是說不出究竟是學甚麼的。我們覺得，一切佛法，若大若小，若顯若密，若中國，若西藏，若日本，以及其他各地方的佛教，都是應該修學的。過去是文化封鎖的時代，所以才有各地不同的佛法。今後的世界，是天下一家的大同世界，各宗各派各時各地的佛法，都是應該學習的。」頁 358-359。

⁴⁰ 印順法師在〈福嚴閒話〉說：「有些人覺得我是個三論學者，其實這並不十分確實，我從不敢以此自居。我們虛大師曾這樣對人說：『我不為一宗一派之徒裔』。大師的福德智慧，我們學不到，但他這種不拘宗派的精神，自問也願意修學。」見《教制教典與教學》，頁 221-222。〈研究佛法的立場與方法〉說：「有人問我是什麼宗，我不曉得應該怎麼說。照一般人的想法，總該歸屬什麼宗才對。在我覺得，『宗』都是以佛法適應時代，適應特殊文化思想而發展成一派一派的。好像我們到山上，有好幾條路一樣。我沒有什麼宗，不過有人以為我是三論宗，有的稱我論師，我也不懂他們為何如此，其實我不是這樣的。怎麼叫都可以，我自己知道不是這樣就好了。」《華雨集》冊 5，頁 64；也明確表達：「不想做一宗一派的子孫，不想做一宗一派的大師。」同前書，頁 65。

⁴¹ 此兩個著重點，乃是重於以佛為根本作信仰對象（本源性），及因應不同眾生

1、信佛而不一定信祖師

太虛、印順兩位法師認為宗派的成立，乃是各個祖師依其所理解的佛法而創立的，以作為度化眾生的方便施設，但最終還是回歸以佛為中心，作為信仰的根本和主體。因此，當祖師的教導與經論中記載的佛陀教導有所不一致時，取捨的標準當然以究竟佛法為重。⁴²此追隨佛陀，而未必是追隨祖師，是兩位法師所共同強調的，藉此希望佛弟子們，不被任何宗派意識或宗教情感所牽制，而在學佛修行的路上劃地自限；而且，此也是佛教「自依、法依、不異依」的可貴情操。⁴³

不過，宗派意識優先於佛教信仰整體，似乎是現今佛教團體的共同傾向。就信仰者的立場來說，信祖師多於信佛，或者愛某個宗派的創立者多於宗教自身，或者認為自家宗門的信仰與實踐是最好的，此就信仰

而有不同佛法的開展，但卻皆為整體佛法的一部份（全體性），此兩者如印順法師在〈太虛大師菩薩心行的認識〉提及太虛大師信佛，而未必信宗派祖師時說：「大師直探佛法的本源，也就是歸宗於釋迦牟尼佛的覺源。在這佛法所從來的釋尊覺海中，有什麼宗派可說！所以，大師的佛法觀，真是道地的佛教，而不是各宗各派的祖師教。當然，各宗各祖的教說，也還是推本於佛陀。」又說：「大師不願為專承一宗一派的子孫，是從超越宗派的本源性，隨機應化的全體性立論。」《華雨香雲》，頁 317-319。

⁴² 印順法師在〈研究佛法的立場與方法〉說：「我的學佛態度是：我是信佛，我不是信別人，我不一定信祖師。有人以為中國人，就一定要信中國祖師的教理，我並沒有這個觀念。假使是真正的佛法，我當然信，假使他不對，那就是中國人的，我也不信。我是信佛法，所以在原則上，我是在追究我所信仰的佛法，我是以佛法為中心的。」《華雨集》冊 5，頁 63。

⁴³ 如佛教《葛拉瑪經》中，即要人不輕易地接受與相信任何權威，而重視自己理智的分析及判斷。尤其人間佛教肯定人存在價值的尊嚴與高貴，人對生命有自我覺悟的能力，所行的菩薩常道，重視的即是自力、自覺、自尊的特質。

的心理面向而言，乃是無可厚非的；畢竟領導人的獨特魅力（charisma）及其所開創的團體，也是吸引信眾的要因之一，而慈濟的信仰現象之形成亦然。但如何透過愛證嚴法師、愛慈濟，進而去愛佛教與愛眾生，如此既愛慈濟、也愛佛教，也是重點之所在。⁴⁴此也如證嚴法師所說，希望她的弟子們藉由愛她，而去愛更多的人，乃至去愛世間一切眾生。⁴⁵

2、超越宗派門戶之藩籬

專承單一宗派，有時易於形成門戶之見，乃至高推自宗，而忽略他宗的優點及特勝，對於整體的佛教可能有取一漏萬之慮。⁴⁶此外，佛陀當初創建佛教，包括僧團制度，其原始立意相當崇高，包含了對私有制的勘破；因此出家的目的，在於捨離個己之私，而著眼於十方、著眼於整個教團。而佛教後期的發展，也從「公天下」走到「家天下」的傾向，⁴⁷使佛教的道場漸漸子孫化、私有化，喪失僧產為公及佛制十方道

⁴⁴ 如對不少慈濟人而言，今日恰好有慈濟，使得其得以入佛門；但倘若沒有慈濟，相信佛教也是普門大開，願接引所有有緣人進入佛門。換言之，不只是為慈濟而佛教，而且還要為佛教而慈濟，在認同佛陀的精神及教法下，追隨著證嚴法師從事各種志業工作；而這也是證嚴法師所強調的「由善門入佛門」。

⁴⁵ 曾經有外國教授詢問證嚴法師說：「您的許多追隨者都提到他們深愛著您，您有何看法？」證嚴法師沉默一會，即緩慢而柔和地表示：「他們愛我，我也沒辦法；但我確實希望他們把這樣的愛擴展為大愛、廣博的愛。慈濟世界是建立在愛上，對所有眾生的愛。」以上見 Huang, C. Julia 黃倩玉, *Charisma and Compassion: Cheng Yen and the Buddhist Tzu Chi Move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73。

⁴⁶ 印順法師提到在〈太虛大師菩薩心行的認識〉一文提到：「所以專承偏宗，會造成高推自宗，鄙棄他宗的風氣。鄙棄了一分，結果是削弱了佛教的全體。」《華雨香雲》，頁 318。

⁴⁷ 所謂的家天下、公天下，是借用過去中國政權傳位的語彙。夏朝以前是所謂

場的精神。也由於後期中國佛教個別的宗門意識過於強烈，山頭主義盛行，彼此間少有往來，各擁其主，有意或無意地造成壁壘分明的現象，而這皆是佛教發展過程中的不良現象。⁴⁸也因此，太虛及印順兩位大師才重申不作一宗一派的徒孫，而將佛教整體發展的利益，置於個別教團之上。

宗派的定位，有助於身分的認定，尤其對信仰者來說，此定位應該是重要的，使得信眾們有信仰的中心，而有所適從、有所依歸。就如同政黨政治中，政黨、派系存在之必要性；然而政黨成立之目的，乃是為國家和人民服務，而不能本末倒置，把政黨利益，置於國家、人民之上。而佛教中的宗派亦然，佛教與眾生的考量，須優位於宗派之先，如此宗

的公天下，著重於傳賢不傳子的禪讓制度。而夏朝之後，開啓了家天下的局面，即父死子承，兄死弟承的自家人承繼的傳統。

⁴⁸ 過去中國佛教存在此一現象，現今台灣佛教也有相似的問題，如宏印法師曾評點台灣佛教發展而說到：「佛教團體有很多電視頻道，如法界衛星、佛教衛星、佛光山人間衛視、慈濟的大愛頻道、淨空法師的華藏衛視等，頻道很多，也是資源分散，缺乏互動交流，更談不上整合。這些側面觀察，都是佛教界的隱憂。反映在整體佛教界，說直接些就是山頭林立，派系之間形成門戶，彼此互不往來，這種情形是不健康的現象。我認為這些派系應打開心胸，我看佛教的興衰，希望有新生代優秀傑出的人才，能夠起『後浪推前浪』的作用。現在佛教界的年輕一代，學問好、能力強、辦事效率高者不乏其人，但是格局既大、胸襟寬、度量好的領導人物則少。今天台灣佛教界最缺這種能夠跨越派系、具有十方精神的人。」見卓遵宏、侯坤宏採訪，《人間比丘之路——宏印法師訪談錄》（台北：國史館，2007年），頁262。長年推動佛教教育的恆清法師，也曾建議各個佛教組織所創辦的佛教大學能合作，把人力、財力及智慧結合一起，辦一個頂尖的一流大學，但也因佛教界皆各自為政、老死不相往來而作罷。見侯坤宏採訪，《杏壇衲履——恆清法師訪談錄》（台北：國史館，2007年），頁143。

派才能真正發揮其為佛教、為眾生的功能。可知宗派之創立，有其方便權巧之施設，非以宗派意識凌駕於佛教信仰之全體，而使己宗創立的同時而有所窄化，甚至存在排他性、對立性。

以上介紹太虛、印順兩位法師不作宗派子孫的想法。不過，可再作澄清的是，太虛與印順法師所處的時代，與台灣佛教的現況是否全然一致，仍值得探索。現今各自宗門的創立，如以慈濟功德會為例，其宗派之成立，未必皆可說是走回頭路，從佛教之公有走向私有，而漸失十方性格。如早期的證嚴法師並不強調宗派概念，也認為慈濟並不屬於佛教史中的哪一宗，而是依循著佛陀的本懷，實踐拔苦予樂的慈悲精神。⁴⁹但後期由於方便開演的必要，以及為團結大眾來凝聚共識及向心力，以增強入世實踐的效能，而藉開宗立派的形式來倡導人間菩薩道。⁵⁰如昭慧法師表示的，宗派會讓人有歸屬感，慈濟立宗即有團結信眾的功能。⁵¹而事實上，證嚴法師曾指出「靜思法脈」及「慈濟宗門」並不是現在才開始，而是早在四十多年前，從印順法師得到「為佛教，為眾生」這六個

⁴⁹ 如德傳法師說：「不難發現，過去無論是慈濟會眾或外界問起：『慈濟所依循的佛典與修行的法門是什麼？』或問『慈濟是什麼「宗」？』時，上人都是簡要地回應，慈濟並不屬於佛教史料中的哪一宗，只是依循著佛陀的本懷，走入人群為苦難眾生拔苦予樂，『做就對了』。」見《真實之路：慈濟年輪與宗門》，〈導讀〉頁4。

⁵⁰ 如證嚴法師說：「慈濟宗門，『宗』即宗旨，大家既依其出家入慈濟宗門，入此門來就要守住慈濟之宗旨。過去之祖師大德開立禪宗或念佛宗等等，但我非打禪亦非念佛，則慈濟宗門的宗旨為何？人間菩薩道！將佛陀的教法落實人間，教人在生活中力行佛法，這就是人間菩薩的使命。」釋德凡，《證嚴上人思想體系探究叢書》【第一輯】（台北：慈濟文化出版社，2008年），頁80-81。

⁵¹ 見〈昭慧法師訪談錄〉，收在邱敏捷《「印順學派的成立、分流與發展」訪談錄》，頁244。

字時，即深植在其心中，決意貫徹此菩薩心行，以此法脈、宗門作為實踐菩薩道信念的方便。⁵²

總之，除了重視己宗的發展外，也可著眼於整體佛教的思考和觀照。雖然修行可有宗門的偏重，但同時也要避免宗派的偏私或偏執，如此才有益於佛教的健全發展。而太虛、印順兩位法師，以寬闊的格局權衡整體佛教，而對一宗一派的自我定位提出反思，自有可珍視之處。

(三)「以法為師」的精神

在佛陀入滅時，曾告誡弟子阿難要「以法為師」、「以戒為師」，一切仍要以經（法）和戒（毘奈耶）作依護、怙持，亦即以「真理」和「制度」作為權衡的標準。⁵³而如果以人或以團體當作信仰的來源或依據，則不免「人在政存，人亡政息」。如宏印法師曾提出他對「後證嚴」時代之觀察，認為佛教信仰日後在慈濟中可能淡化。⁵⁴雖然這也不見得不

⁵² 證嚴法師說：「其實，『靜思法脈』不是現在才開始，『慈濟宗門』也不是現在才說。早在四十多年前，我在皈依時從師父得到『為佛教，為眾生』這六個字的那一剎那間，就深植在我的心中，直到現在。」釋德凡，《證嚴上人思想體系探究叢書》【第一輯】，頁 73。

⁵³ 《長阿含經》卷 4：「阿難！汝謂佛滅度後，無復覆護，失所持耶？勿造斯觀！我成佛來所說經、戒，即是汝護，是汝所持。」（《大正藏》冊 1，頁 26，a26-28）

⁵⁴ 宏印法師評論人間佛教各大團體，其中指出其對慈濟的觀察，也表示出憂心所在：「至於慈濟，在證嚴法師走後，團體仍會運作下去，但是其佛教精神、理念與色彩，恐將迅速褪色，成為社會性的慈善團體。」見卓遵宏、侯坤宏採訪，《人間比丘之路——宏印法師訪談錄》（台北：國史館，2007 年），頁 266。以及邱敏捷之訪問，《「印順學派的成立、分流與發展」訪談錄》，頁 91。此外，傳道法師也提出相近的觀察，認為大道場如果只靠「明星級」的法師在領導，一旦後繼無人則麻煩開始，因此強調健全制度、高遠目標的重要。

好，可能慈濟整體組織因此更加龐大，在社會服務及慈善工作上更加專精，而這一切都可說是因緣變遷使然；然而，這並非證嚴法師的本意。⁵⁵

就大乘佛法的觀點來看，進入佛門的方式有很多種；⁵⁶有些人是先接觸慈善事業，再從慈善進入佛門。但有時因緣尚未具足，就暫且停留在善門而不進入佛門；不過，「由善門入佛門」確實是證嚴法師所期許的。⁵⁷而很多慈濟人進入佛門，正是受到證嚴法師所感召，即因為有了

見闍正宗、卓遵宏、侯坤宏訪問，《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傳道法師訪談錄》（台南：妙心出版社，2010年），頁361。

⁵⁵ 當初證嚴法師向政府單位申請註冊時，證嚴法師堅持基金會的名稱必須是「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一定要把「佛教」冠於名稱的最前面，認為慈濟乃紹承佛陀精神，源於佛教的精神理念，因此「佛教」等於是慈濟志業的靈魂標誌，並要慈濟人以「佛心師志」為志向依歸，依循佛陀教法，以佛教徒形象走入人群。見釋德 凡，《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2006 冬之卷》（台北：慈濟文化出版社，2007年），頁149。

⁵⁶ 在大乘佛法中，所著重的即是開闊的氣象，各式各樣的修行典範的存在，有或重信願，或重智慧，或重慈悲，各種不同的菩薩，乃至於有從聲聞乘或人天乘迴入菩薩乘的修行。此如印順法師《成佛之道》偈頌說：「或以信願入，或智或悲入，或依聲聞入，或天或人入。趣入大乘者，直入或迴入，相應諸教法，實說方便說。」見《成佛之道（增註本）》（台北：正聞出版社，1994年），頁251-254。

⁵⁷ 證嚴法師說：「有人認為慈濟修福不修慧，這是對慈濟了解得不夠透徹，而產生的誤解。慈濟建醫院、辦學校，固然因應社會所需，其實是為了廣開佛教大門，希望人人由善門入佛門，走入智慧法海，將佛法具體化、行動化、生活化。」見《真實之路：慈濟年輪與宗門》，頁23。關於「由善門入佛門」，同一書又作了強調，認為慈濟所作的，乃是在於弘揚佛教慈悲喜捨的精神，而說：「辦慈善、建醫院、興學校，固然是因應社會需要，其實也是廣開佛教大門，希望人人由善門入佛門，藉由世間事，走入智慧法海。」同上書，頁138。此外，《證嚴上人思想體系探究叢書》【第一輯】也說：「慈濟度眾的法

慈濟宗門，而進入佛門中。但可以進一步思考的：倘若沒有慈濟宗門，是不是就不再皈依佛門、進入佛門呢？此也成了可探討的問題。雖然「由善門入佛門」肯定了慈濟對攝受志工成爲佛弟子有深遠影響，但是皈依佛門、信仰佛教也在於某種價值和理想的認同，而不因人、因團體而有所改變的。佛教所說的「以法爲師」，即佛陀要佛弟子認識的是「法」，也就是真理背後所代表的一分信念和價值，而這真理乃「法爾如是」，不因人而異。

進一步說，慈濟人因爲敬愛證嚴法師，而證嚴法師爲佛教，因此慈濟人也跟著爲佛教，此理路看似合乎傳遞率之邏輯；但倘若證嚴法師不在之時，則我們爲佛教的心是否隨之消失或淡化？事實上，此以「人」爲基礎之傳遞，未必可靠，如朋友的朋友不一定就是朋友，而只能試著愛其所愛，但內心深處中卻可能另有想法，而這也是「以人爲師」的局限。總之，佛法未必只是就人情的面向來考慮，而也重於智慧洞見的認同；而一旦對「法」的涵養夠深刻時，個人的影響相對減弱，使得自力多於他力，讓佛法的修學不再只是形象的滿足、偶像的崇拜、感情的寄託及權威的依賴，而更重於心靈的淨化、生命的解脫以及福慧的圓滿。⁵⁸

（四）佛教純正知見的強化

印順法師畢生努力的重點之一，在於佛教純正知見的尋求。事實上，佛教的信仰與實踐，也首重知見及智慧的重要。如八正道中，乃以

門，是帶動人人由善門入佛門，守持戒律，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如此自然契合佛陀本懷，達到『人格成，佛格即成』的目標。」頁 955。

⁵⁸ 引自宏印法師，〈印順長老的思想〉，《佛教人間關懷的向度》（高雄：淨心文教基金會，1996年），頁 184。

正見爲首，菩薩六度萬行中，其中前五度如盲、如足，而般若如眼，因此須以般若爲導。或者，換個方式說，佛教順應古印度「見真實而得解脫」的思維理路，認爲解脫的先決條件在於觀見真實，也因此佛教認爲人類生死流轉的根本原因乃在於無明，而要進一步探究智慧、契知實相。

然而，佛教正確知見的確立與強化，並不是都要導向學術研究，而是重視佛教知見的弘化，⁵⁹如此將可減少對佛教信仰似是而非的理解或誤解，⁶⁰也可透過佛教觀念來指引生活。就像慈濟建立醫院，以解除眾生的身苦，但也如《無量義經》所說：「苦既拔已，復爲說法」，進一步說法以度化眾生之心苦，也是重要的。身苦往往易於察覺並拔除，然心苦卻難解難度，而可藉佛教智慧來引導，但如何培養佛法純正知見的弘化人才即顯得重要。

⁵⁹ 重視佛教知見的弘化，以及培養佛教弘法人才，並不見得就是培養佛教學者。不少佛教學者表現固然使人失望，但太虛和印順法師所強調的，非是僅作佛書研究的學者，而能帶有對宗教性的熱情與情操。而慈濟主張非學問及非學術式的佛法教育，此固然可以理解和尊重，但佛教學術研究仍有其一定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如投入大量資源培養佛學研究人才的聖嚴法師即表示：「一個偉大的宗教，應該具備三個條件：第一是信仰的實踐，第二是理論的基礎，第三是學術的研究。若無信仰的實踐，便不是宗教而是倫理學說；宗教的信仰和實踐，又必須有其深厚的哲學理論作爲指導的基準，方不致流爲地方性、民俗性和非理性的鬼神信仰。」見《聖嚴法師學思歷程》（台北：正中書局，1994年），頁195。

⁶⁰ 佛教信仰及正確觀念澄清，應有其必要。例如有國外的學者不明究理，把台灣慈濟、佛光山等團體，列入和一貫道、法輪功爲亞洲新興宗教之流，這就有誤導的嫌疑（如 Peter B. Clarke, *New religions in global perspective: a study of religious change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Routledge, 2006）。因此如何掌握住佛教的主體特質，而不是外在於佛教本身的新興教派，這是台灣人間佛教團體可以注意的。

佛教觀點的取用，以及佛教思想之釐清，其實也是對於佛教信仰主體的確認及堅持。而且，佛法智慧的培養，所著重的是聞、思、修、證，其中聞思的知解是修學智慧的重要基礎，因此思想義理的論述、演繹工作，就有其重要性；因為即便是重實踐，亦有實踐之理論依據，⁶¹使得既能慈善志業的推動除了「動之以情」外，而且還能「說之以理」，不只「以德服人」，亦能「以理服人」。而且，大乘菩薩思想的博大精深，雖在《無量義經》中已透顯出來，但也未必是一部《無量義經》能全然概括的，而《靜思語》所傳達的觀念，背後更進一步的佛法內涵，也有待細部地抉發出來。

總之，佛教純正知見的強化及佛教主體性的強調，非但對慈濟而言是重要的，在人間佛教團體而言，也都相當重要，而避免走向俗化、淺薄化的發展。因此，即便是融通各種說法，作為弘法度眾方便的同時，但佛法純正的面貌也必須凸顯，如此權實之間能善巧運用，可避免偏頗弊端之產生。

（五）佛教義學的重視

佛法純正知見的建立有賴於佛教義學的重視。印順法師曾評點後期中國佛教徒疏於作義理研究，對知識興趣缺缺，卻好談玄理境界，而如

⁶¹ 理想的佛教修行當是解行並重，而慈濟宗門強調實踐性，對於解門的深入，雖不必偏重，但也要避免偏廢。佛教常說的聞思修證、信解行證等詞語，都不曾忽略理論理解的重要，以此作為修證的前提或必要條件。而且「知識就是力量」、「革命的基礎在於高深的學問」，慈濟宗門要可長可久的發展，根亦得紮得深，其中實踐背後的理論基礎就相當重要，甚而可擴充到宗門道次第之建立等，此進階修行所會遇到的問題。

此義學研究之不興，亦是佛教衰落的原因。⁶²而且，以慧學來修學佛法，才是佛教信仰的特質，也是佛弟子修行的基礎；可惜的是，傳統中國佛教對於聞思慧學的重視，一直以來都是薄弱的。⁶³

義學經教象徵古代佛教大德的思想成果與智慧結晶。如當初玄奘大師遠赴天竺取經，冒著生命危險，歷經千辛萬苦；而之後皓首窮經、苦心孤詣於譯述，可知經教之重要與必要，否則古代大德們的努力乃徒留遺憾。而印順法師傾畢生之心力於佛法論述，其立意也在於此。因此，慈濟宗門雖教導世人除世間財外，還有功德財；但是，兩千多年佛教歷史所累積的經藏智慧亦十分寶貴，而可視為是文化財、智慧財。雖然慈濟宗門自創人文品牌，使佛教信仰型態形成新的範例，但若能進一步珍視古代祖師大德等人的心血精華，重視佛教思想的智慧遺產，以增益義理思維深度的向上開展，也是可注意之事。尤其佛教文教事業投資往往不是立竿見影，而需要一定的見識和眼光，這部份法鼓山聖嚴法師及佛光山星雲法師的努力即較為明顯。⁶⁴

⁶² 印順法師在〈談入世與佛學〉說：「我覺得，中國佛教的衰落，不僅是空疏簡陋，懶於思維，而且是高談玄理，漠視事實（宋代以來，中國佛教界，就沒有像樣的高僧傳，直到現在）；輕視知識，厭惡論理（因明在中國，早已被人遺忘），陷於籠統混沌的境界。」收在《無諍之辯》頁 228。相近的義涵，他亦有下列表示：「我覺得，中國佛教的衰落，至少與聲明、因明的忽略有關。」《佛在人間》，頁 330。

⁶³ 對此印順法師曾說：「但憑信仰而不求甚解，不修智慧，對於所信的三寶，所學的法門，莫名其妙，這不能得學佛的真實利益。這樣的修學，在他們的心目中，信佛與鬼神崇拜，並無多大差別，不過是愚癡的信仰——迷信。現代的中國佛教界，也儘多這一流。」《學佛三要》，頁 72。

⁶⁴ 如此，也可回應佛教界認定慈濟法義薄弱的觀感。如宏印法師表示：「慈濟這種救濟工作、關懷弱勢的社會慈善事業：辦醫院、關懷貧苦，當然有人間佛

總之，佛教慈善團體在「重信」的活動外，若能強化佛法知見的純度、深度乃至廣度，則效應及影響力將不可限量。例如 2011 年日本發生大地震，緊接著海嘯、核災相隨而至，慈濟基金會啓動「天地告急災難起，齋戒懺悔大願行」，大力鼓吹齋戒素食、虔誠懺悔之重要，以因應自然災害的發生。然而，天然震災和素食的關聯性如何，或者說素食齋戒如何可避免地殼變動（或板塊運動）之自然現象，則是可再作進一步的思想論述，一方面可強化自身的信念，另一方面可回應外界不同的質疑或挑戰。

五、汲取印順思想養分助益教團發展

復興佛教是太虛及印順兩位法師畢生關注之所在，早年太虛大師倡導佛教革命，即是對於佛教衰敗的現象有著沉痛感慨；⁶⁵同樣的，在印順法師著作中，念念不忘的也是復興佛教、暢佛本懷。⁶⁶而今日慈濟志

教菩薩行的入世精神。但對於『法義』方面，譬如（印順）導師契入到《阿含經》根本佛教立場，開展初期大乘佛教『法義』，慈濟就比較薄弱，比較被稀釋了。慈濟傾向『人天乘』這種佛教的入世關懷。雖然有時候證嚴法師在電視上開示，像《靜思語》之類，也有佛教的講經，但是這些東西，是在慈濟人的圈子裡面比較被接受，如果放大到佛教界、學術界，可能就有不同看法。」引自邱敏捷訪問，《「印順學派的成立、分流與發展」訪談錄》，頁 91。

⁶⁵ 如太虛大師曾說：「今佛法既衰，僧亦不振，外摧內腐，其何以自存哉！余雖力竭聲嘶，其奈如聾若啞之僧徒何！」釋印順，《太虛大師年譜》（台北：正聞出版社，1994 年），頁 239。

⁶⁶ 如印順法師最早期的著作《印度之佛教》中說：「能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宏闡中期佛教之行解（梵化之機應慎），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頁 a7；之後〈法海探珍〉也說：「我們如果要復興中國佛教，使佛教的救世成爲現實，非推動中期的少壯青年的佛教不可。」

業的發展乃是一歷史性的成就，而此成就引起諸方矚目，成為佛教界的光榮。然而樹大招風，慈濟也常常受到社會大眾的檢視，亦成為學界反思評點的重點，此時即「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諸多印順法師的後學，皆表達對慈濟的殷切期許；認為慈濟如果能參照、吸收印順法師的觀點，作為慈濟日後發展的資糧，則不只有助於慈濟的千秋大業，也可為佛教的信仰典範形塑堅實的代表，成就華人佛教的歷史貢獻。⁶⁷而且，諸多對慈濟的刻板印象，例如修福不修慧、俗化問題、法義薄弱等，其回應之道，正在於印順學說上，因為印順思想已提供諸多解套之觀念和方法。進言之，佛教發展可能遭遇的問題，正是印順思想長期之關注，而也試著謀求因應和解決此道，所以並不需捨近求遠。而如此的相互參照、效法，不代表全然順應；因為任何佛教團體（包括慈濟）都必須走自己的路，而完全按照別人路子也是不可能的，印順法師的本意也不在於此；但如何珍惜進而引以為鏡，即是一個重要的態度。

例如法鼓山聖嚴法師，雖以中國佛教為自身之定位，對如來藏思想有高度的認同，但卻一直對中國佛教傳統作創造性及正面性的轉化，從

收在《華雨集》冊 4，頁 111。其中「中期的少壯青年的佛教」即是初期大乘佛教的菩薩道精神。

⁶⁷ 如傳道法師表示：「像慈濟功德會就是諸多提倡『人間佛教』相當健康的團體，帶動台灣佛教走向社會、國際，嘉惠無數有情！若是慈濟委員們能把印老『人間佛教』的精義吸收融化，應用在關懷社會、利益眾生、淨化身心、自他淨化，則今後慈濟的功能當可以強化不知多少倍！」見邱敏捷，《「印順學派的成立、分流與發展」訪談錄》，頁 361。以及體方法師表示：「如果慈濟真的照導師的思想來推廣，那力量不得了。我感嘆最深的就是，他們有那個規模、基礎，如果能用這個資源來推廣導師的思想，這個力量可大了，佛教的機會也大了。像我們人微言輕，要去介紹，機會就很小。」同上書，頁 150。

他的論述中，可看出他有意識地回應印順法師的質疑，並避免流弊的產生。聖嚴法師明白表示：他走的路乃在於「結合印度佛教和漢傳佛教」，雖然受到印順法師影響很深，但他走的路一開始就和印順法師不同，而走的是太虛大師及東初法師的路，以中國佛教為主。⁶⁸然而，可注意的是，他所提倡的中國佛教，已是經過他轉化過後的中國佛教。換言之，聖嚴法師吸收不同佛教傳統的正面要素，進行調和與融攝，而試著豐富漢傳佛教的內涵。⁶⁹因此，他雖未依循著印順法師所標示的路徑，但卻

⁶⁸ 聖嚴法師表示：「在我成長的那個年代，佛教界是以太虛大師、印順長老的思想為主流。當時台灣佛教界約有三、四十年的時間，幾乎一面傾向以印順長老的思想為依歸，在那樣的時代風氣下，我也順隨潮流，追尋印老的思想，因此我受印老思想的影響，可謂相當之深。我十分感恩印順長老帶給我的啓發，然而我走的路，一開始就跟長老不同。我走的是太虛大師的路，也是我師父東初老人的路，因為我認知到：漢傳佛教的包容性、涵融性及適應性，可以順應我們這個時代，發揮其普及化、人間性及人性化的功能；而印度大乘佛教的中觀、唯識，雖然哲學觀念很強，但應用於人間，其普遍性及生活化的推廣、應用，則仍有商量的餘地。事實上，釋迦牟尼佛在人間出現，就是希望我們將他的教法活用在学习上，融入生命之中，並普遍在人間推廣，而非僅僅讓少數的思想家、哲學家和學者進行思辨、研究分析之用。基於這些認知，我選擇了漢傳佛教。將佛法普及於人間，是漢傳佛教的特色，特別是漢傳佛教中的禪佛教。不過，禪佛教本身的理論依據，與原始印度佛教密切相關，也與中國其他宗派交互影響，因此我走的路，便是將印度佛教和中國漢傳佛教的特質結合起來。」見〈如何研究我走的路〉，收在楊蓓主編，《聖嚴研究》【第一輯】（台北：法鼓出版社，2010年），頁19-20。

⁶⁹ 此如同聖嚴法師說：「大體來說，我的思想屬於漢傳佛教，因此，不管是哪一種學說，只要經過我，就變成了漢傳佛教的學說，譬如唯識、中觀，它是屬於印度佛教的學說，但是經過我的詮釋以後，就融入了漢傳佛教的內涵；當然也有根本是屬於漢傳佛教的禪，可是我又把它與印度的中觀、唯識思想結

深刻地吸收印順思想養分，融入在他的生命內涵之中，作為開創法鼓山、引領信眾的參考，為中國佛教指引未來發展之路。所以，他所闡發的中國佛教，已不全是傳統的中國佛教，而是經過他提煉、昇華後的中國佛教。⁷⁰

進一步說，聖嚴法師力圖從漢傳佛教的本身去改善他的體質，強化優點而去除缺點，自覺地取用漢傳佛教的資源而力圖轉變。如他雖然知道如來藏的教法以方便教化居多，但他在詮釋上扣緊並拉回佛教的根本法義，⁷¹進而重用且善用之。因此，重視中國佛教傳統的聖嚴法師，以不揚棄、不否定的態度，使得他對一切傳統中國佛教作正向改變；包括

合起來。」同上註，頁 29。

⁷⁰ 聖嚴法師說：「印順長老是不是漢傳佛教的？不是，他所研究、傳播的，他的信仰、信心是中觀，他批判瑜伽、唯識，只肯定中觀思想，他的一生是這樣。因此，簡單來說，印順長老不是漢傳佛教，而我是非常重視漢傳佛教。雖然如此，我受印順長老的影響還是非常深刻，他把我從迷信的漢傳佛教拉出來，而我因此看到了有智慧、正信的漢傳佛教。所以我講的漢傳佛教、我講的禪宗和淨土，都與歷史上的漢傳佛教有所不同，這一點諸位學者如果用心看的話，可以看得出來。」同上註，頁 33-34。此外，他也曾說：「因此我是將印度佛教（包括巴利語系）乃至藏傳佛教引為漢傳佛教的源頭活水，來滋潤助長漢傳佛教的發揚光大於現今及未來的世界。否則若以印度佛教及他系佛教來批判修正漢傳佛教，便等於為漢傳佛教舉辦告別式了。」http://www.shengyen.org/content/about/about_04_03.aspx。

⁷¹ 聖嚴法師所提倡的「禪」，明顯已有他個人的提煉、昇華與轉化，如緊扣著阿含經教所說的戒、定、慧三學來談禪法的修學，此舉未必與中國古代祖師傳統的教法全然一致。可見釋聖嚴，《聖嚴法師學思歷程》，頁 200-201。此外，聖嚴法師在《禪門修證指要》（台北：東初出版社，1994 年）一書的「序言」也強調，任何佛教的修行，包括禪門的修行也是，都不應離戒定慧三學。

水陸法會的舉辦，即是一例。⁷²意即，既然漢地的佛教徒習慣有此傳統信仰模式，而普傳於華人社會，受到多數信仰者的重視或依賴；因此與其排斥、批評它過於低劣、泛濫，倒不如去改良、提昇它，作另類調和。換言之，聖嚴法師對於中國佛教的古老傳統注入正面價值，使得往正向發展，此非但把既有的部份保留，不揚棄既有的部份（即傳統），並追加佛法中重要而核心的要素，使契合中國佛教的傳統、適應於漢人信仰習慣並符合佛法的基本精神。

可知，聖嚴法師面對印順思想的方式及態度，可說是值得參考的。聖嚴法師走他自己的路，但對印順法師思想仍保持高度的重視與關注。事實上，兩人對佛法的態度，可說是同一個作業流程中的不同步驟，印順法師首先從奶水中分析其純正原料或元素，而告訴我們那一部份是對健康最有幫助的，而那些是水或調味料等次要成份；而聖嚴法師在印順思想的基礎下，就原來奶水中，多加對健康有益的純正原料進去。換句話說，印順法師從摻了水／調味料的牛奶中提煉出精純的部份，而聖嚴法師是從摻了許多水／調味料的牛奶中，加入更多精純（原汁）的牛奶。而以此來看待印順與聖嚴兩位法師之間，非但沒有對立性，反而是相得益彰，立下不同人間佛教系統間彼此借鏡、互相參照的典範。

總之，沒有人會否認慈濟功德會今日的成就是非凡的，啓發、影響著成千上萬的人。然而在有限的世間中，沒有任何的人或團體是完美

⁷² 法鼓山近年來開始舉辦大悲心水陸法會，強調「回歸佛法精神的水陸法會」，堅持大乘佛法的核心精神，形式及內容結合了環保理念、數位科技、佛教藝術等元素，把一千五百多年的水陸儀軌參雜不合時宜的道教及民間信仰的內容去除（如大量燒化紙人及牌位等），訴求「清淨、環保、簡約」的理念，強調法會的莊嚴神聖，而與傳統流俗間所辦的法會大不相同。<http://shuilu.ddm.org.tw/about02-1.html>。

的，只能盡可能的趨向於完美、趨向於圓滿。近年來，證嚴法師多次表達「為眾生」之外，進而要「為佛教」，⁷³漸漸放大格局、胸懷，思考大方向的問題。然而，「為佛教」除了透過浴佛、水懺等經藏演繹外，其中的內涵是相當廣闊的；包括思索我們需要什麼樣的佛教，以及佛教未來之何去何從等。而對此相關問題，在印順法師著作中即有一定的觀點和洞見，可助於更深層次的思考佛教發展的問題，其中包括方便（權）、究竟（實）教法之間的盱衡和拿捏等。而從印順思想的養分中，除了消極地避免負面退墮外，更可積極地昇華視野及境界，使能發展得更穩健、更安順。然而，對於這些不同的聲音，或者可能的建言之提出，是否能被採納，或採納了多少，似乎仍有待觀察。⁷⁴

六、結語

倘若每件事的發生必有其原因，則印順、證嚴兩位風格相當不同的宗教家，因緣際會的成為師徒，其中或許存在著一定的意義，本文即試著就印順思想中的特點，思考其對慈濟宗門可能的啟發，以助於日後的發展。

本文指出，「印順學派」之成形，其中的意義之一在於為佛教的現

⁷³ 可見《慈濟月刊》523 期(花蓮·靜思精舍·2010 年)，頁 123。http://www.newdaai.tv/culture/?mod=tc_monthly&act=detail&id=1652。也可見 2009.06.30 大愛台「人間菩提」節目，<http://moya.iyard.org/bin/view/Buddhism/Puti-20090630>。

⁷⁴ 如昭慧法師指出：慈濟團體偏重真常唯心思想，並以行為取代空言，並從行動中獲得深切自信，彷彿「六經皆我註腳」，認為自己的一步一腳印，已可印證大藏經義——「對於證嚴法師領導的慈濟信眾而言，似乎沒有『空缺』（理論）還需填入。」見邱敏捷，〈昭慧法師訪談錄〉，《「印順學派的成立、分流與發展」訪談錄》，頁 243-244。倘若如此，或許這也是真常唯心思想之利與弊、貢獻與局限。

況和發展提出評析和建言，扮演佛教界正向意涵下的公眾知識份子（public intellectuals）。本文即以慈濟功德會為例，論述印順思想和慈濟宗門之信念相承和思想分立，以及慈濟宗門可從印順思想中得到那些啓示，其中包括佛教史興衰經驗之正視、全體佛教立場的權衡、「以法為師」的精神、佛教純正知見的強化、佛教義學的重視之五個項目。最後表示，從印順思想養分的汲取中，除了消極地避免負面退墮外，更可積極地提昇視野及眼界，使整個團體能成長的更穩健、更安順，而從慈濟宗門看到華人佛教發展的遠景。

參考書目

一、藏經

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大正藏》冊 1。

曇摩伽陀耶舍譯，《無量義經》，《大正藏》冊 9。

二、專書

太虛大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太虛大師全書》，台北：太虛大師全書編纂委員會，1955 年。

白德滿著，鄭清榮中譯，《太虛：人生佛教的追尋與實現作者》，台北：

法鼓出版社，2008年。

江燦騰，《當代台灣人間佛教思想家——以印順導師為中心的薪火相傳研究論文集》，台北：新文豐出版社，2001年。

卓遵宏、侯坤宏採訪，《人間比丘之路——宏印法師訪談錄》，台北：國史館，2007年。

邱敏捷，《「印順學派的成立、分流與發展」訪談錄》，台南：妙心出版社，2011年。

邱敏捷，《印順法師的佛教思想》，台北：法界出版社，2000年。

侯坤宏，《真實與方便——印順思想研究》，台北：法界出版社，2009年。

侯坤宏採訪，《杏壇履歷——恆清法師訪談錄》，台北：國史館，2007年。

符芝瑛，《傳燈——星雲大師傳》，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1995年。

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收於《湯用彤全集》卷1，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楊惠南，《當代佛教思想展望》，台北：東大出版社，1991年。

楊蓓主編，《聖嚴研究》【第一輯】，台北：法鼓出版社，2010年。

藍日昌，《佛教宗派觀念發展的研究》，台北：新文豐出版社，2010年。

藍吉富，《二十世紀的中日佛教》，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91年。

顏尚文，《隋唐佛教宗派研究》，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98年。

闕正宗、卓遵宏、侯坤宏訪問，《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傳道法師訪談錄》，台南：妙心出版社，2010年。

釋印順，《佛在人間》，台北：正聞出版社，1973年重版。

——《華雨香雲》，台北：正聞出版社，1992年修訂一版。

——《教制教典與教學》，台北：正聞出版社，1992年修訂一版。

——《成佛之道》，台北：正聞出版社，1994年七版。

——《無諍之辯》，台北：正聞出版社，1994年七版。

- 《印度佛教思想史》，台北：正聞出版社，1994年七版。
- 《學佛三要》，台北：正聞出版社，1994年七版。
- 《太虛大師年譜》，台北：正聞出版社，1994年七版。
- 《華雨集》冊4，台北：正聞出版社，1994年七版。
- 《華雨集》冊5，台北：正聞出版社，1992年修訂一版。
- 《印度之佛教》，台北：正聞出版社，1996年初版三刷。
- 《平凡的一生（重訂本）》，台北：正聞出版社，2005年。
- 釋宏印，《海印文選》，嘉義：海印精舍，1990年。
- 《佛教人間關懷的向度》，高雄：淨心文教基金會，1996年。
- 釋星雲，《心甘情願》，高雄：佛光出版社，1993年。
- 釋聖嚴，《聖嚴法師學思歷程》，台北：正中書局，1994年。
- 《禪門修證指要》，台北：法鼓文化出版社，2001年二版二刷
- 釋德凡，《證嚴上人思想體系探究叢書》【第一輯】，台北：慈濟文化出版社，2008年。
- 釋德凡，《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2006冬之卷》，台北：慈濟文化出版社，2007年。
- 釋證嚴，《真實之路：慈濟年輪與宗門》，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2008年。
- Huang, C. Julia, *Charisma and Compassion: Cheng Yen and the Buddhist Tzu Chi Move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Peter B. Clarke, *New religions in global perspective: A study of religious change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Routledge, 2006.

三、論文

王俊中，〈中國佛教早期「宗派」問題研究的相關探討：以吉藏及其三

論教學爲中心》，《諦觀雜誌》81期，南投：諦觀雜誌社，1995年。
釋聖嚴，〈印順長老的護教思想與現代社會〉，《中華佛學學報第》4期，
台北：中華佛學研究所，1991年。

四、有聲出版品

靜思人文志業有限公司編著，《印順導師傳》(DVD)，台北：靜思人文志業有限公司，2003年。

靜思人文志業有限公司編著，《證嚴法師菩提心要——法譬如水：慧命的導航師》(DVD)，台北：靜思人文志業有限公司，2003年。

(責任編輯：釋傳法)